

文化地圖  
茅盾篇

編報辦刊 投身文藝戰鬥

# 茅盾四度居港 廣播新文學種子

當香港的文學生產進程追溯到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報紙副刊與文學期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，這與當時香港的社會、文化條件，以及更大範圍的內地政治局勢都有關聯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內地大批文人南下香港，創辦了大量的報刊，不僅刺激了香港的報業，也強化了其文學生產功能。現代著名作家茅盾在港主編的報紙副刊《立報·言林》與文學期刊《文藝陣地》皆特色鮮明，既令香港讀者進一步了解內地抗戰狀況與新文學作品，亦如一陣清新的風，為彼時「安靜」的香港文壇帶來勃勃生機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◆茅盾曾居住於九龍太子道196號4樓。

茅盾（1896-1981）姓沈，本名德鴻，字雁冰，原籍浙江桐鄉縣。從1938年起，他曾四度在香港居住，除第三次較短暫外，其餘每次都逗留了一年左右。茅盾在香港的文學活動與創作，對香港報業和文壇具有頗為重要的影響，也可以說是他創作活動高峰期的重要部分。

## 首次赴港 探討「偉大作品的產生」

茅盾首次到香港後數日，出席了中華藝術協進會主辦的座談會並發表演講。在回答「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」的問題時，他說：「我們現在的工作方向對不對？我們在創作方法上有没有深入而正確的理解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，偉大的作品遲早會產生——特別因為我們已經看見現今偉大的時代，已經覺醒了不少的文藝天才，因此，如果我們不精密而刻苦地檢討我們的工作方向，探究我們的創作方法，而先來討論『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』，那就本末倒置……」演講後，會議選就「公式主義」、「香港文藝作品的缺點」等問題進行了討論，茅盾後來還特地寫信給《大眾日報》，訂正了會議記錄者的頗多不盡確實之處。這封來信被看作是茅盾南來香港的第一篇文字記錄。

他此次來港是帶了家眷的，最先住在灣仔的軒尼詩道，後來一家四口才在九龍太子道196號4樓安頓下來。他在自傳《我走過的道路》中透露自己寫信給其小舅子孔另境時，請對方回信到「太子道一九六號四樓」，亦描述居所是「九龍的高級住宅」，有一房一廳與大陽台。如今這棟唐樓仍在，只是196號已成為一間茶葉舖。

據盧璋鑾於《香港文壇：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》一書中記載，雖然茅盾認為「停留在這樣安靜的香港，可說是一種意外」，但他已準備全力投入以文藝發動群眾，捍衛祖國，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文藝活動中。

## 主編《立報·言林》與《文藝陣地》

1938年4月，創刊於上海的《立報》在香港復刊，總編薩空了請茅盾出任該報副刊「言林」的主編，茅盾主持編務至當年12月，後受邀赴新疆任教職。當年《立報》遷址皇后大道中175號，如今175號已不在，皇后大道中只餘下171及181號。

《立報》第一版是要聞，第二版上半是內地消息，下半便是副刊「言林」。在復刊首日，茅盾在《獻詞》中說：「今日我中華民族正在和侵略的惡魔作殊死戰，『言林』雖小，不敢自處於戰線之外……『言林』不拘於一種戰術；陣地戰，運動戰，游擊戰，凡屬拿手好戲，都請來表演。但『言林』並不就此化為單

純的『劍林』；它有時也許是一支七弦琴，一支笛，奏出了大時代中民族內心的蘊積；它有時也許是一架顯微鏡，檢視着社會人生的毒瘡膿汁……」

如樊善標在《諦聽雜音：報紙副刊與香港文學生產（1930-1960年代）》一書中所述，這段話既表達了「言林」參與抗日的義無反顧，也以豐富的意象呈現了此副刊版面的多元面貌——以劍林代指筆伐，琴與笛寓意抒情，顯微鏡則象徵冷靜的分析。後來茅盾在《談編副刊》一文中回顧，他的基本構思是內容要「五花八門，雅俗共賞。應當有一連載半月或一月之長篇小說作為支柱，而用五花八門的短文以為配襯」。此外，如有剩餘篇幅，編者可「用文壇近訊，藝苑韻事等題目寫數十字的雋永短文，不露臨時急就的痕跡」。

茅盾坐言起行，在復刊第一日即開始連載抗戰題材長篇小說《你往哪裡跑？》（後改名為《第一階段的故事》），此外他還以「上水」、「仲方」、「微明」等筆名發表了許多雜文時評。「言林」向來不缺來稿，他在《我走過的道路》中提到：「『言林』剛復刊時，我還不得不自己動手趕寫文章，四月一日復刊到四月六日，每天有我一篇文章，但不久香港和華南一帶的投稿就如雪片似地飛來，並且逐漸形成了一支經常寫稿的『核心』隊伍。」

茅盾同時還創辦了《文藝陣地》半月刊，從1938年4月16日的創刊號至第2卷第6期，他總共編了18期。據趙稀方在《報刊香港：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》一書中所述，《文藝陣地》是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並重的刊物，在創刊號的《編後記》中，茅盾寫道：「這一期議論文多於作品。編者很想每期都能保持這一個性。似乎現在還沒有對於文藝上一般問題多發表意見的刊物，本刊試想在這裏開一冷門。」在編輯過程中，茅盾以他非凡的組織力和號召力，組織了廣大的作家隊伍，並認真注意發現和培養文學新人，使得《文藝陣地》成為抗戰初期影響較大的文學期刊。

## 經歷香港淪陷 輾轉回到內地

1941年8月，茅盾從重慶轉道桂林，回到闊別兩年多的香港。這時他住在半山堅尼地道的洋房，剛安頓下來，正籌備《華商報》的范長江和夏衍就來找他約稿。於是，茅盾將兩年來從香港到新疆、延安、重慶，再回到香港的所見所聞，尤其是戰時大後方的經濟變化以及戰爭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，寫成以「如是我見我聞」為主題的一組散文在《華商報·燈塔》連載。

其間，正籌辦《大眾生活》的鄭韜奮也邀請茅盾擔任編委，茅盾曾憶述：「《大眾生活》籌備出版之時，編輯委員會同人以為須有一長篇小說連載，而且為的要趕在刊物的創刊號上登出來，故而又必須於一星期內交第一批稿……這結果就是《腐蝕》。《大眾生活》是周刊，每期留給《腐蝕》的篇幅是三千



◆茅盾（右一）、夫人孔德址及兒女在香港。



◆茅盾（前排左三）與部分被營救的文化界人士合影。

到五千字，但既開始登載了，就不能中斷……」

在茅盾第二次居港的9個月時間裏，經歷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和香港淪陷，與葉以群、廖沫沙等輾轉避險，直到1942年1月，才在東江游擊隊的保護下回到內地。茅盾在《脫險雜記》中記載：「我們這艇子裏有Y（葉以群）、小高、寶公（戈寶權），以及其他朋友……我們說說笑笑，確信『偷渡』一定順利完成。因為這不濃不淡的霧罩太好了……」此次居港期間，他先後寫成八篇文章記錄這段驚險的經歷，也通過不同側面反映了處於風雨飄搖中的香港社會的狀況，以及南來文人的處境。

## 戰後兩次居港 成文壇核心人物

抗戰以後，與郭沫若一起站在民主革命運動前列的茅盾，亦曾兩度到達香港。第一次是1946年4月，茅盾偕夫人離開重慶，經廣州到達香港。此行他在香港逗留了13天，每天都忙到團體和學校講演，並在文協粵分會的歡宴上號召道：「文化界應該像抗戰初期那樣團結起來，建立一個強固而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。」

除卻一如既往的忙碌，舊地重遊的茅盾還有幾分感傷的情緒，在蕭紅《呼蘭河傳》的序言中，他寫道：「我怕香港會引起我的一些回憶，而這些回憶我是願意忘卻的；不過，在忘卻之前，我又極願意再溫習一遍……我打算到九龍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，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時喜歡約女伴們去遊玩的蝴蝶谷，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時專心致意收集來的一些美國出版的連環畫，也想想看一看香港堅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時的房子，『一二·八』香港戰爭爆發後我們避難的那家『跳舞學校』（在軒尼詩道），而特別想看一看的，是蕭紅的墳墓——在淺水灣。」然而，直到離開香港，他也沒有完成這些未了的心願，正如他難以釋懷女兒和蕭紅「太早的死的寂寞的死的」，「即使去了，未必就能在那邊埋葬了悲哀。」

兩年後，茅盾再與郭沫若、夏衍等文化人先後到港，這時的茅盾愈發忙碌，不僅經常參加各種政治和文化活動，擔任《小說》月刊的編委和《文匯報·文藝周刊》的主編，也勤奮寫作，為不少作者的作品寫了序。也在此時，茅盾萌發了將抗戰時期的重大政治、經濟、民主與反民主、特務活動與反特務鬥爭等作個全面描寫的想法。他原計劃寫五部長篇，但由於條件所限，僅完成了第一部《鍛煉》，從1948年9月9日至12月29日於《文匯報》連載。《鍛煉》是茅盾最後一部長篇小說，構架宏偉，氣勢磅礴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戰爭初期的社會面貌，也代表他創作上的新進展。



◆太子道196號已成為一間茶葉舖。



◆《立報》舊址皇后大道中175號已不在。

上世紀四十年代末，一批南來的左翼文人以解放區文藝為標杆，提倡方言文學寫作，拉開了香港方言文學運動的序幕。他們除了以廣東農村的群眾為寫作和宣傳對象，也期望關注和表現「此時此地」的社會和民生狀況，冀使革命文藝在香港普及，實現「文藝大眾化」為目標。這場運動得到文藝工作重要領導人的支持，茅盾便是其中極有分量的一位。

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黃仲鳴表示，方言運動分為「純口語派」和「糅雜派」，純方言寫作沒有產生公認的佳作，而黃谷柳以糅雜語言寫出的《蝦球傳》則在出版後一紙風行。「這班南來文人作品雖多不足觀，讀者更有限，但卻閃亮一場，將方言書寫推向另一高潮，也對本地報業和文壇多有刺激。」

方言文學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都對其抱以極大期望，1948年初，茅盾曾稱讚：「在去年的幾次文藝論爭中（發生在內地），這最後的一次成績最好。」關於在文學創作中如何對待方言俗語，茅盾有着自己的理論和實踐，他曾比較和研究過許多地方的方言，認為：「我們各地的方言，如果有好處的話則它們的好處各不相同，如果有缺點，則它們的缺點大抵相同。」所以，他主張作家要

對方言俗語中那些傑出的語法和詞彙「一一發掘，加以精製」，以此來充實和豐富我們的民族語言。

◆黃仲鳴

## 黃仲鳴：南來文人將方言書寫推向高潮



◆《立報·言林》中大圖書館資料庫



◆《文藝陣地》是抗戰初期知名文學期刊。網上圖片

## 茅盾作品中的「香港性」

### 特稿

◆此書收錄了茅盾在港期間發表的多篇文章。

茅盾在港期間共創作了三部長篇小說《第一階段的故事》、《腐蝕》及《鍛煉》，同時，他在各報刊上發表了多篇短論、書評、雜文、札記等，收錄於盧璋鑾、黃繼持編寫的《茅盾香港文輯（1938-1941）》一書中。無論雜文還是小說，茅盾都緊抓住當時現實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鬥爭，可以說是在力求文藝地用筆戰鬥。

茅盾一生共創作了六部長篇小說，

其中有三部是在香港創作完成，並於本地報刊連載。若細讀這些作品，其中的人物、背景以及整個故事的進展似乎都與香港無甚關聯，而從作者、作品、讀者與編輯的關係出發，可以看到茅盾其實採用了一種站在香港讀者立場、並積極將讀者的閱讀趣味納入創作思考之內的書寫方式。

對南來作家來說，要讓閱讀趣味偏向武俠、神怪且對抗戰所知甚少的本地讀者接受自己的作品，並非易事。當年《你往哪裡跑？》的匆匆收尾或

許是一次失敗的嘗試，而《腐蝕》則不同，茅盾那時已對香港的在地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也在不斷的實踐中深化了關於「文藝大眾化」的認識——文藝大眾化僅僅從形式包括語言上着眼是不行的，必須同時解決內容問題，而且內容更為重要。

故茅盾在《腐蝕》中做了很多新的嘗試，如故事始終以主角趙惠明為中心順序展開，而第一人稱的日記體敘事既不會令本地讀者覺得陌生難懂，亦與傳統筆記體小說相似，的確是一

個可以顧全大部分讀者閱讀趣味的選擇。另一方面，他在正文前寫有一段「半文半白」的小序，有古趣但並不晦澀難懂，更貼近讀者的閱讀習慣。而故事背景選擇在重慶，也更能吸引那些不了解重慶，但對重慶政府、防空洞、空襲等充滿好奇的香港市民，從《大眾生活》刊登的讀者來信反饋中，《腐蝕》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，也可從中看到茅盾為入鄉隨俗、繼而宣傳思想所做出的與而不捨的努力。